

省报

一位省报特派记者在某地与贪官的较量

市郊佳人，美貌可人，贪官招媳，设计乱伦，堕身黑窟，
痛不欲生，追求真爱，又逢陷阱，官民佳作，满纸泪痕

暗访查

JUTANYINYUAN
SHENGBAOANCHANG

巨贪因缘 ②

张宏伟 著

北京文艺出版社

省报

一位省报特派记者在某地与贪官的较量

市郊佳人，美貌可人，贪官招媳，设计乱伦，堕身黑窟，
痛不欲生，追求真爱，又逢陷阱，官民佳作，满纸泪痕

暗查

J
SHE

AN
ICHA

巨贪因缘 ②

张宏伟 著

北京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巨贪因缘·省报暗查 张宏伟 著. - 太原: 北岳文艺出版社, 2001. 8

ISBN 7-5378-2222-0

I. 巨… II. 张…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53804 号

巨贪因缘②

省报暗查

张宏伟 著

*

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太原市解放路 46 号楼)
成都市老年事业印刷厂印刷

*

开本: 789 × 1092 1/16 印张: 20 字数: 350 千字
2001 年 8 月第 1 版 2006 年 8 月第 2 版第 1 次印刷

*

ISBN 7-5378-2222-0/I·2133

定价: 26.80 元

内容简介

西部某省省报主任记者崔耕在道教名山,邂逅县城贫民女吉姍宏,两人相恋。在此前后,县商业局局长陈世通迷上姍宏的美貌,千方百计想使姍宏成为其伤残儿子的媳妇,并做起日后“扒灰”的美梦。在得知姍宏爱上崔耕后,陈世通用麻醉药迷昏姍宏实施强奸,姍宏遭受身心的沉痛伤害而悲愤出走。

这时,崔耕作为省政府、省报特派观察员,前往东龙县暗查星海集团金融大案及该县主要领导的受贿嫌疑,县政府女秘书杨凤对崔耕一见钟情,崔耕苦恋姍宏无果中,边照顾姍宏家庭边深入调查案情,将获得的某些关键线索寄托与杨凤,使杨凤产生被爱的错觉,一步步引导崔耕坠入欲涡……当她提出结婚时,崔耕突然得知姍宏因白血病晚期病逝。崔耕对失去初恋中的情人悲痛欲绝。

小说深刻揭示了一个大都市郊县干部、群众为维护执政党的形象,同贪官污吏,黑道淫窟展开的生死较量;讴歌了县委女书记蔡敏勤政亲民的崇高品格;小说昭示了平民的心路历程和生活状态,对主流社会的道德、良知和人间情爱予以张扬。作者以感人的故事情节,鲜明的人物个性,画出了一幅西部都市世纪之交的社会、人文生活画卷,读后让人悲情横生,扼腕同情,浪漫解恨。无疑是一部反映西部生活的长篇力作。

流火的七月，西都锦江静静流淌着，万盏灯光和霓虹绽放在沿江两岸，流动的车灯，蓝蓝的夜景让人仿佛在银河系遨游。小说的主人翁崔耕作为西部省报主任记者，应邀前去参加西都民族学院举办的纪念中国共产党诞辰八十周年主题文艺晚会《太阳颂》。地点在西都市近郊的东龙县——西部日月城音乐学院。崔耕一年前在该县工作，在这里爱恋，这里的一切悲欢离合，他都铭刻于心。

车很快便到了日月城。这是按西部边陲风情设计制作的风景区，芭蕉雨林，木屋竹楼，小溪流泉，巉岩山径，高原湖泊，风景犹殊；远远望去，高耸的太阳和月亮雕塑相依相拥，显示着宇宙间两神的亲昵和谐，光芒与神圣。

夜景中音乐袅袅，浑成天籁之音。柴可夫斯基、维纳斯、自由女神、梵高的白玉雕像，在偌大的广场四周，或冷峻或热烈，或凝望或聆听今晚这场富有激情的中国式文艺晚会。

这时，远远地从大门里面传来一声少女的亲昵呼喊：崔耕哥——少女上前一下扑进崔耕怀抱，久久相拥，动情地哭了。她叫吉姗丽，姐姐吉姗宏病逝后，在东龙县政府和崔耕支助下，2001年她顺利地读上了音乐学院声乐系。

崔耕哥，我早就知道你要来参加晚会，我把妈妈也接来了，前排的坐位是方校长指定的。崔耕多次采访过音乐学院，所以校长方美韵还特邀他唱首歌，崔耕欣然答应。姗丽说：我的节目已准备好了……崔耕说：好，我们俩就为太阳而歌吧？不过我唱的是月亮。姗丽说：太阳和月亮都是人类崇拜的图腾，我们的歌肯定受欢迎的。说着她拉着崔耕的手，绕过柳条袅袅的海子湖畔，走向了晚会现场。

舞台的背景仍然是日月图案，被七彩光折射，耀然生辉。晚会由民族学院和音美学院合办。东龙电视台派出得力的采编人员现场录制，然后由省、市电视台播出。

演出前，东龙县委书记蔡敏在方校长陪同下来了。她看见崔耕后

上前握手寒暄。并坐在崔耕和姍丽,吉妈身边聊了一会。崔耕和姍丽说因有节目便离开,到后台化妆去了。

晚八时正,幕启。

音乐舞蹈结束后,吉姍丽登上了舞台,在歌伴舞中,她唱道:

县上的故事像星星一样多,

有一个太阳总照着……

县委书记蔡敏听后热烈为姍丽鼓掌,吉妈流下了感动的泪水……

这首表达爱情的真挚之歌,立即引来观看演出的同学们热烈掌声。吉姍丽唱完后思绪万千,仿佛听不见台下的欢呼浪潮,她打开了记忆的闸门,走下台来和吉妈拥抱着一起,县委书记蔡敏在一旁为他们鼓掌流泪……于是,一个凄美,凝重,悲情生动的故事向我们展开……

1999年的初春。

傍晚,妹妹吉姍丽放学回家后,带给姐姐吉姍宏一个消息,说是县纺织厂要招工。吃过饭后,姐妹俩去看广告,上写:招收对象,男性。于是姍宏的希望破灭了。这时,她突然发现一双狡黠的眼睛。

女性自我警惕的心理防线,让她把头扭向一边,却甩不掉像小说里形容的“直勾勾看着她”的情形,姍宏下意识地想:莫非这男人有非分之想……的确,姍宏是一位天生的国色天香。这个深闭闺门的佳丽,长着一副明星林青霞般的脸蛋儿,更兼范冰冰的娇娆和周迅的腼腆……任何男人见到她,也会怦然心动……

果然,这男人向她逼近过来。他50岁左右,体态雄健。显得很老练,平静,此外,那双眼睛具有寻觅某种物质,目标特有的敏锐力。面对姍宏道:姑娘,我是商业局的,姓陈,你是姍宏吧,姓吉,吉祥的吉。

姍宏不答话,仅仅微笑了一下。

毕竟他是有社会经验的强者,说:你不会认得我的,可是我认得你父亲,县城有名的民间艺人。我还收藏有他的根雕佳作,只可惜他去世了。你能带我到你家去见妈妈么?今后,你还可以到我家里来,我们是热烈欢迎的。姍宏觉得他也无恶意。她终于同意以后到他家里

去。这位局长的目的，姍宏几经猜想，倒也想不穿。姍宏正处在跨世纪之中的青春岁月。对人生未知的目标，她感到茫然。

善良纯朴的她面对社会的生活事态，尤其是人际关系，她既不全知也不全部混沌。姑娘长得漂亮，难免遭到嫉妒，谣言中伤，甚至是灾难，这是生物进化过程中留给人类的劣根，男性对女性的追逐，以至发生争夺和格斗，时有存在。而陈局长两者都是，作为男性的对美女的欣赏，作为父亲为儿子找个好媳妇，他看中的佳丽，也就可以冒昧地走进他的身边来。以后，陈局长多次上门看她，吉妈也特别的高兴。

作为商业局局长，要让一个漂亮女孩到自己管辖的百货公司工作那是反掌之易。于是姍宏很快报到上班了。此时，她恬静地坐在办公室，见几个年轻人来报到，其中有个青年在一边，说：陈局长，百货公司好，清闲干净，整天和钱物打交道，前途光明，赔款兑现！

姍宏对此在心里说：还没有上工作岗位，就说起吊话。她觉得这青年不像有教养的家庭子弟，接着一个打着厚厚粉儿脸，戴着假项链的女子走了进来，晃头晃脑似的，姍宏认得她，这女子是在社会上飘染过的陈仙。这时，办公室主任说：人已报到完了，现在请陈局长给大家说几句话，大家欢迎！

陈世通搞过公司团的工作，多少懂得青年特点，他于是很艺术地说：我首先祝贺你们走上工作单位。他有意识地瞟了姍宏一眼，很感触地说：现在待业青年的安置工作不易啊，国家有困难，要就业的人很多，但岗位很少，我们向劳动部门多次申请，才要到一些名额。以补一些老同志退下来的空缺；但刚才有人议论看不起服务行业，这是不对的。青年人爱说蓝图二字，百司就是一张蓝图，门市赤橙黄绿青蓝紫，条形方圆多边形，还有飞禽走兽鱼和花，谁为蓝图绘美好，谁持彩练当空舞？靠老同志，也靠青年，我相信大家会为公司的明天画出最美的蓝图……

陈局长的话，不能不说没水平和感召力。姍宏听得激动了。陈世通宣布了工种，惟独没有姍宏的岗位，这是为什么呢？

人多嘴杂，其他青年离去后，陈局长说，当着他们面宣布，不变更改，姍宏，你愿做啥？

姍宏说：我……不……爱热闹。姍宏绯红着脸，习惯地取出印有

月亮白兔的手绢。

不爱热闹？陈局长风趣地笑了，说：看电影电视，进大城市，当演员，那可怎么办？他收住笑容后正颜道：啊，对了，我像摸准了你的性格，与公司兰书记商量，决定你不去站柜台，当统计，搞核算工作，怎么样？姗宏听后说：我没文凭，又没学过统计，怕不胜任。

陈局长说：文凭？像满天飞的鸡毛。不会学嘛，统计属以工代干职能，埋头苦干创造机会可转为干部，你可以不说话，可以精细，这样可以不出差错，奖金可以照拿，内部的短缺商品可以优先，嗨，什么都可以呀……

陈局长抑制不住对吉姑娘的十二分热情，直到这天下班后，又来到她家。向吉妈告诉了安置姗宏工作的情况，吉妈斜睨了姗宏一眼，爱怜地说：人家陈局长说啥都可以。你说不可以，一个女娃儿懂个啥？

姗宏羞愧地低下头。

陈局长惋言道：不是啥都可以的，比如不正之风，比如领导干部搞腐败，当然就不可以，是不是？

姗宏仍拿着月亮白兔手绢笑而不答。吉妈说：人酸甜苦辣受得，不正当的做不得，还不能忘恩负义。她妈的话，让她明白了其中的一层意思，陈局长对她的关怀备致，像一纸窗棂，一捅即见光。第三天，姗宏就正式上班了。她穿着一件棉织翻领西装，青春韶华的脸上洋溢着质朴，清纯的神韵。她参加商业局主办的岗前培训，局党组书记兰亭芬一见姗宏就喜欢上她，和谒可亲地说：小吉，好好工作，以后就叫我兰阿姨吧！姗宏听后热情地点了点头。

在兰亭芬的指导关怀下，姗宏不负期望，不到一月，上千个商品名称、规格、产地，价目都熟悉得令人钦佩。统计业务也进步很快。一天，兰亭芬书记找到姗宏说：你是能干美丽的姑娘，环境改变，对婚姻要慎重，我听说某些领导常到你家去，有这回事吗？姗宏不语。兰亭芬不放心地走了，并叫姗宏有空到她家去玩。姗宏说：一定去。

转眼就是清明节了。细心的兰亭芬书记突然发现姗宏眉心紧锁，面呈青色，精神不如以前，于是关切地问：是病了？还是……姗宏神情不安地回道：我……没病。兰亭芬不便再追问。

几天以后，姗宏上班不久，突然浑身颤栗，眼前一黑，昏倒在办公

室。同伴们赶紧呼救，这时兰亭芬闻讯也赶来看望，并一起将姍宏送往医院施救。

吉妈瘦削的脸禁不住抽搐，妹妹姍丽也一声声地呼唤姐姐，职工们都在关注她，兰亭芬每天都来看望，还送上鲜花。

是啊，她病得这样突然。她躺在病床上，疲惫的眼睛直愣愣地盯着窗外，无声的泪溢在眼角，任凭郁闷，痛苦咬噬着她的心……

但是，在她沉溺的情感里，当她追忆昨天的生活时，仿佛前面耸立座座逶迤的山峦，忽儿变成起起伏伏的浪涛。

她忆起了两个月前——

就在陈局长告诉她工作的当天晚上，吉妈对女儿说：姍宏，你爸过世了，家里就是这个样子，陈局长不嫌我们，给你安了工作，一个人啦，过了河就不要拆桥，他请你明天晚上去他家里，你一定要去，不要噤口失羞的，你要听妈的话，将来你妹妹说不定还要托人家帮忙。在妈妈面前像月光柔和的吉姑娘，果然第二天晚上去了。她好不容易在商业局宿舍一单元三楼敲开了陈局长的门。

一个胖女人站在门口，40多岁的陈世通妻子路安玉问道：

你找谁呀？

这是陈局长家吗？

啊，你就是……在陈三娘隔壁住的姑娘？

姍宏说是，路安玉当即就喜欢上她，连忙请她进了屋里。

宽大的客厅，明亮可人，随着乐曲的荡漾，苹果色窗帘在晚风中轻轻拂动，几盆紫罗兰花凭添幽雅。姍宏仿佛置身于幸福的况味，却又似乎不够协调的境遇里。陈局长没敢肯定吉姑娘会来，所以当他听路安玉招呼姍宏进客厅时，其喜悦自不必说了。他赶忙从内室推出小巧的沙发让姍宏坐，从电冰箱里取出水果，糕点摆在姍宏前面的茶几上，夫妻俩分陪左右……

这一切对姍宏说来感慨并不多，心里居然滋生了乏味，出于礼貌，她说了声感谢的话。陈局长满有心思地说：像我们这样的家庭，虽不如大干部那样讲排场，在这东龙县城也算中等偏上。他边说边企望让姍宏亲临其境，让她受到启迪，情感发生变化，唤起好感，进而喜欢这个家，这一点吉姑娘是清楚的。不料，姍宏却站起来，说：我该走了，妈

还在等我胡表叔,说有事找我商量。

陶然中,陈世通夫妇听姍宏说要走,路安玉急忙说:刚来,多坐一会,待消了夜,我送你回去,况且还有事和你商量。姍宏无奈挽留,便坐回了原处。

陈世通夫妇早就斟酌过,只要姍宏一工作,就得把儿子和她的“结合”摊牌,早点明了,以免夜长梦多。若是同意了,谢天谢地,若不同意,也要慢慢“潜移默化”,严防他人“追花夺蜜”。

电视剧尚未结束,陈世通接了个电话之后,姍宏又一次提出回家,虽然路安玉竭力拉住,但拗不过姍宏的坚持,只得让他回了家。

这年的春季日照少,树芽迟发,虫儿活跃,天不下雨,一向流淌的护城河少有流水的欢畅。这天,陈局长从人事局出来,满脸堆愁,他要为姍宏找一个招聘干部的名额,遭到人事局负责人的拒绝,说:我不能因为你夫人的姐夫哥,是县委书记就闯红灯。随后,陈局长还是搞到一个职工转正的名额,此事之举连商业局书记兰亭芬也不知道。他托人叫姍宏到他家里来,有要事相告,姍宏在妈妈的催督下,又一次走进了陈局的家,姍宏问:局长,有啥要紧的事?

屋内共有他们三人。沉默几分钟后,陈世通仍不便开口。耐不住性子的妻首先打破了沉默,夸道:你的姓是吉,吉祥的吉,吉星高照啊,那天你走了后;我心里高兴得一晚没睡意。路安玉说完这些人情话便告诉姍宏:陈局长,啊,应该是陈伯伯,给你找了个正式工的名额,要不了多久便可以转正。这是很难得的事。说到这,路安玉叹口气,只叹我们一大把年纪了,如果你是我们的女儿才好呢,没有那份福气,所以就想个来补足……陈世通在一旁听着,心里泛起叽咕:找媳妇就是媳妇,怎么说成女儿呢?这死老婆子,他狠狠地瞪了路安玉一眼。妻这时才转弯抹角地吐真言:

宏宏,她叫最后的字,以示亲切感,你名字吉祥,人也长得美,我老陈为了儿子的终身大事,到处托人打听,想找个……结果都不满意,你的爸和陈伯伯是早年的同学,我们便托你家隔壁子的陈三娘帮个忙,提个亲,但她说与你妈不和,所以那天陈伯伯在街上见到了你,就自己上门向你妈提出来,妈妈也没什么意见,现在就看你了……姍宏听后低着头,又拿出她喜欢的那张月亮白兔手绢揉搓着。

这时不觉快到晚十点了。从另一间室里走出一个人来，瘦高个，头发很长，几乎遮去了整个脸庞，他端着一盘装有红枣，荔枝，葡萄干之类的果盘，走到姍宏面前，躬身喊道：你请……

姍宏猛抬头，差点没惊愕得发出声来，这男子尊重别人近乎让人感动流泪，他后退一步站立着，那双唯有闪亮着晶莹的眸子与姍宏相遇时，才使她看清，这是一个残疾的青年；脖子上有一道明显的烧伤疤痕，而左手仅仅有空空的袖管，全凭右手取物品，他那忧郁的神情，令人看了心碎……着实也吓了姍宏一大跳。

是的，他就是陈世通的儿子。

姍宏不忍相看，但当她再次抬起头时，陈世通夫妇早已离开了客厅，留下了她和他。

爱情，如果是相互情愿，那么第一次约会是为引力的。神圣而甜醉的，初恋的诠释是心的剧烈颤动，带着血红如花的面颜，把你送入奇妙的世界，甚至为了爱恋越山过涧，不畏艰险走下去，哪怕形象丑陋，家境贫寒，残肢破腿，也会浓情如血，灵肉交触。然而，姍宏和陈家男儿，一个是潜心以待，一个毫无感情，这就无所谓爱了。出于礼貌，姍宏在青年面前答了话：

陈局长是你爸爸？

是的，我叫陈磊。他用幸存的右手扶住残缺的断臂处。

你爸爸，妈妈对我的关怀，我表示感谢！

不用谢，他礼貌地说，爸爸非常喜欢你，常常提到你，我该说什么呢？陈磊欲言又止。

我来过了，没见过你，而且你爸妈也没说过你在家，是刚出院的吗？

不，不，伤早就养好了，不过……

啊，我不该提到你的伤……请你原谅！

陈磊的脸顿时痛苦的抽搐了下，死死地盯着自己空空的袖管，瞬息间，他像带伤的羊羔，像折断了翅膀的鸟，把痛苦的心血掺和着苦泪，隐隐地抽泣起来，用右手猛地捶打着自己的脑门。他在父母的面前没有哭泣过，在亲友面前没有叹息过，只有在姍宏面前，似乎才如此悲怆！

男子汉的哭是短暂的,越是短暂,那种对心的切口就越发伤痛,他伴着情感的无言风暴,说了声:对不起……

溶溶的月光投在窗棂。陈磊走过去推开窗户。凝视着新城区。姍宏多想上去予以抚慰,然而陈磊的哀情却像一堵巨大的墙,让她抵消了女性的勇气,她在心里只是喃喃的祝福:陈磊,陈磊,你心中的惆怅,虽然如同大海波涛,但愿平息,赶快退潮,你也好让我减少忐忑不安。

陈局长夫妇推门进来,被这蹊跷的场景弄得一愁莫展,夫妻二人走上前劝道:磊儿,爸妈知道你非常难过,就别伤心了,姍宏在这儿啦,你伤心她也难受呀!陈磊这才逐渐恢复了理智;姍宏这时走到陈家夫妇身边,轻声地说:伯父伯母,我知道陈磊心里难过,他需要勇气和力量,需要安慰,今后,我有空就过来……现在时间很晚了,我就回去了。

平素言少的姍宏,今晚竟变成另一个人似的能说会劝。在路安玉的护送下,走下楼,又走进朦胧胧的月光里,一次次问自己:爱情需不需要一张美丽的脸,是爱情还是同情,她怀着两种混淆的思绪举手敲响了自家的木门……

姍宏走了,陈磊的心也跟着走了。那夜姍宏彻夜不眠。陈磊的身影,恸哭的情形,离不开她的脑际。没有让她感动的爱情,她怎样去面对,不同意,母亲会生气,陈局长容忍吗,陈磊会不会伤心?她经过深思熟虑后,做出了自己行为的道德标准,就是感谢,尊重,用语言和行动去报达陈局长,用同情安慰陈磊。为兑现自己对自己的承诺,她大胆地走进陈局长家,热情接近陈磊。帮他家做家务,给陈磊洗衣服,有空还依立于陈磊身边,一起看书读报,谈论时事,练书法,帮陈磊整理日记。她安慰他时话语近乎情侣,相依相随,常常她眼里湿润,渐渐窥视了陈磊那颗心。一次她偶然看到了陈磊受伤的经过,感动得泪水涟涟,掉在日记本上。

那页日记上写道:晚霞的余晖刚刚抹去,我和战友们整队集合,去参加一次军民联欢会。正当演出之际,一位妇女跑在台前,紧张失色地告诉连队指导员:县城中剧场正在燃烧。我们赶到后,火光冲天,房架破烈火吞噬着,我不顾一切冲进火海,为抢救一位看守剧场的老人,不料我昏倒在火势汹涌的出口处……

你负伤了？姗宏心痛地问。

醒来后，我躺在陆军总医院病床上，药纱将我颈脖包裹着；指导员告诉我，手严重感染，要截肢，我当时无法控制自己。手截肢后，将来的生活怎么办？后来还是截了。组织决定我复员。日子一天天过去，年纪不小了，个人问题超出了物质需求，父母也着急，我似乎也觉得也应该找个对象，可是事与愿违，不少姑娘走上门来，都不辞而别了！

姗宏读到这，沉默了。

几年来，陈磊就这么在房间呆着，不时掀开窗帘，看着烟波沸腾的城市，把曾经有过的幻想，连同父母的希冀，借助岁月的赤橙黄绿，用一个成熟的大脑和残存的一只手设计着空想的人生伊甸园。

你是个好青年！姗宏说。

随着时间的推移，姗宏在陈家来来去去。陈局长暗中观察，眼里微笑的多，路安玉对姗宏的热情有加。比起早年她进陈家时，婆婆对她的喜欢还多十倍；陈磊虽然有姗宏的关照，但爱情却没有变作鸟儿从天上飞来。

事情有点怪。一天陈局长喝着酒，狡黠的眼睛闪动着狐疑的光，对妻说：姗宏有多天没来了？可能很忙，路安玉说：听说百司组织团员旅游峨眉山，观什么金顶去了。

早就去过了，陈局长说，现在的年轻人啦，有些光怪陆离，变幻莫测，猜不透啊，儿子的婚事怕是“曲径幽意远”啊……

路安玉说：什么忧易远啊，报纸电视不是宣传青年人相对象不嫌残疾，偏爱英雄么。姗宏对磊儿又这么好，不中意也有心。我看抓紧点好，有空去找她妈或陈三娘稳当些，也省得你整天犯神经病！

陈局长放下酒杯，沉思片刻后，说：还是女人有办法，你倒是给我提醒了！余下他再不说什么，自然他另有主意。

就在10多天前，姗宏确实是去了峨眉山。青年们回来后，五一国际劳动节到了。工会决定组织工会会员去青城山活动，一大清早，姗宏和大家坐公司大客出发。姗宏将工资的一半留给母亲，自己买了一套会客的衣服，白色的衬衣，蛋壳色的直插裤，压倒群芳的体态，窈窕

简洁；陈三娘的陈仙也一同前往，姍宏斜睨了陈家姑娘一眼，觉得她不像纯情女子，那种飞叉叉的飘味酸味姍宏投以不信任。

汽车在飞驰着，晨风变得粗野，吹在脸上生痛，裤管也被吹起来，姍宏下意识地让视野开阔些，让飞速的思绪尽量地深邃……

她怀着天真的梦寐，仿佛变作了驾驶员，驾着爱神，虔诚地去驶达目的地；急端端的风里有种无形的粒子飘打着她，变幻着狡黠的眼睛死死盯住她。她颤栗了，妥协了，又坚强了。工会年轻的会员大笑着，那个陈家泼辣子姑娘，敞开大喉咙朗起一首自编的讽刺诗：

啊！你高扬着爱情的风帆，

爱我那飘飞的空袖管。

当官的为儿子喜结良缘啊，

幸福的金丝鸟已望眼欲穿。

呸！姍宏听见后在心里狠狠地唾弃陈家姑娘。她经得起这样的嘲弄，却不忍这种攻击污辱。然而，她的无言的心事向谁去诉说。庆幸着汽车停了下来，才深深地吐了口气。

道教发祥地的青城山，从福建宫上行，起步便是层层台阶，辗转回环，有如“曲径通幽”的韵致。

就在这绿树掩隐，苍翠欲滴的石阶一侧，有位 20 多岁的青年，仪态庄重，神情温文尔雅，坐在斑驳苍劲的一棵古树梗上。左手托着笔记本，右手执笔，那双长眉杏眼，深沉地凝视着叠嶂千重的群峰，迷恋着思索着什么。

他叫崔耕，来青城山既不是观光，也不是安度闲逸，而是奉报社总编之命，前往旅游胜地调查就如何加快建设步伐，发展旅游事宜而采访的。

崔耕一上山，就陶醉在唐代大诗人杜甫曾赞叹留下的“自为青城客，不唾青城池，为爱丈人山，丹梯近幽意。”的诗意里。眼前游人熙熙，情侣双双，嬉笑、喧闹、惊诧、叫累声起伏不断，而他仿佛不在意，置苦闷闻。

此时东龙县百司的工会会员，一个个奋力攀登石阶，姍宏却在后

面。

她心事茫然，早饭少吃，腹中饥饿，脚下就乏力了，渐渐地她被甩在了后面。人类有种情形：幸福容易把痛苦忘却；追踪一个目标，容易把同路人遗弃。只顾上顶峰观风景的同伴，竟忘记了姍宏正气喘吁吁，两眼向上，抹着汗珠艰难地迈步石梯。突然，她“扑腾”一下摔倒了，携在肩上的水壶向空中抛下来，又“咚咚”地顺着陡势滚到崔耕脚边。他先是斜睨一眼，却似视而未见，当他停笔，下意识地朝上看时，才引起注意。姍宏正在石梯上努力支撑身体，修长的身躯仿佛在颤抖，那是一种痛苦的状态。

崔耕连忙跑上去，见是姑娘，扶似乎不便，不扶其情难忍，于是在迟疑中他扶住姑娘双臂，帮助她站立起来。姍宏非但没有感激的诚意，还瞪着惊恐，狐疑的眼神，作出戒备森严的姿态。

请你别怕……我是……崔耕努力地解释自己。然而这个广结社友，一向语言顺畅的年轻记者，越是申辩自己越语言结巴，姍宏越独感蹊跷，竟然忘记了仍在疼痛，嘴角上正在渗血的碰伤，猛地趑转头，向石阶上缘爬去。

同志，同志，水壶，水壶……崔耕边喊边追。姍宏听后蹬石阶更快了。崔耕拼力才撵上去。说：你……你以为……我是“山盗”吗！

姍宏接过水壶，苦笑一下。取出月亮白兔手绢，侧脸往嘴角一拭，不料血染手上，捂住面容，刚迈步，又一个趑趄，身体不由自主地晃一下，差点儿倒下去，崔耕毫不犹豫地一把扶住她。姍宏这才从那一瞬间的对视里，感觉崔耕是一双诚实的眼睛……

蓝幽幽的丹梯路上，他们相识了。

不一会，在石阶上沿，忽然飞下一阵粗陋的笑声，原是陈家泼辣子陈仙早已观察良久。她是奉工会主席之命来接应姍宏的。不料，嗯，你姍宏在这儿原来如此呀！她在心里猜疑地说。

陈仙的笑声惊起一对山鸟，扑打着翅膀飞走了。姍宏即刻离开崔耕，徒上石梯独自走了。

“水壶，水壶，还有手绢……”

崔耕喊着。姍宏趑转头，深深地看着崔耕，一阵难舍的心绪出现在她美丽的脸上，然后莞尔笑别……

从这天以后,他们有了信件传情。崔耕去东龙县基层采访,也要到百司看望姍宏。舆论是乎承认了他们在相爱。兰书记”因公外出,故崔耕找到姍宏:夏季商品展销准备怎样了?姍宏说:公司早就开了业务会,正在加紧筹备。供销社商品也不少,我们公司更多,到时请你来采访。崔耕说:那当然要来,记者不采访,意味着失职。不过,人家要说闲话了,崔耕故作闲话者样子:你看,那个记者专去百货公司采访,找那个……多奇怪……哈哈……崔耕的笑那么爽朗,让姍宏涨红了脸,不敢正视他,咬着嘴唇暗骂道:真是个讨厌的“山盗”……

舆论促成着他们相爱的事实。

对于爱情,一些情侣并未仔细翻阅它的字典。然而人类的原本和生活的真实总该是朴实无华的。爱恋除了含情脉脉,缠绵牵挂,信誓旦旦,也有真诚伴着虚伪,用金钱和地位去建立。恶作剧由此萌生,爱的迷影蒙住双方心灵,笼罩着爱的旅程。于是爱情从此诞生也从此消亡。

崔耕和姍宏的初恋的心在爱的火焰中炙烤着,血液加倍地循环着,却又并不一味沉溺在冲动中,尤如一江春水,平静意流。他们的言语也赖人寻味:

啊,爱神陪伴着我们,崔耕合掌捂胸,仰视星空做出祈祷的样子,在这田间小道上徘徊,你是多么的娇小,就像泥土分子……

记者先生,多神圣的字眼,我是小小的统计员,你为啥爱得这么憨,说不定你真的变作“山盗”,将我拧得粉碎!

有可能,泥土分子。崔耕傻傻的笑了。

我将反抗,可憎的“山盗”。

崔耕说:不过,我总归是记者啊!你看,这五月的夜晚,繁星闪烁,灯火通明,萤火虫也会作证,还有我的眼睛,我的心!

眼睛,心……我怕!

怕?崔耕感到诧异。

啊,不,不怕,姍宏赶紧说,你的眼睛清明,你的心公正,我是说另外的眼睛,另外的心……

在哪儿呢?

在一座楼上,有双眼睛我反感,有颗心我同情!

也许是职业习惯，崔耕好比即刻采访到社会新闻，敏捷地窥见到姍宏的心被一个阴影所控制着，好像正举着带花的软鞭抽打着。难道她爱过谁而吃过苦果了？崔耕虽然坦荡，浪漫，但应该说对爱情如同存放在寝室里的珍奇东西一样，是不让人随便进入盗走的，这来自对爱情的专一和真诚。

自认识崔耕后，姍宏倾心地爱着他，这完全来自自然的痴情。在崔耕的再三询问下，姍宏好不容易向崔耕倾诉了隐情，崔耕听后他沉思了。……田野，山峦吹来一阵凉风，气温下降。崔耕一言不发，经过沉静的思考，他才说：天下父母心，为儿女婚事，也不为过。有道是陈磊，他把青春带到火热的部队，却把手献给了群众，这样的青年难能可贵。要知道客观的物质基础和精神文明如同一个人的外表美和内心美不能划等号一样，所以陈家父子之间也是不能等同而语的。陈磊就应该得到爱，你说呢？

我……

是的，你对此有什么看法呢？

不，不！我不应该充当这其中的主角，你更不应该有强人所难的想法！

但是，姍宏，我们认识虽然不长，但我总感觉你是很好的姑娘。如果一个被爱的人，从我身旁离去了，我心里的滋味，好过吗？不过即使有那么一天，我青春枯萎、变作白发老叟了，我也会把曾爱过的人，铸成心中一座偶像，永远纪念她，直到生命的终结……崔耕说到这，眼泪充溢出来，不能再说下去。

姍宏也十分难过。她已明白了刚才崔耕的一席话。她暗地思忖：必须说明她对爱的主张，她绝不能站在两个男人，甚至三个男人中间模棱两可。沉默一会，她说：别忘了，对爱的选择人们是有权利的，同情不等于爱。如果真的像你所说的那样，我宁可永远不去爱，永远也不结婚，保护我的权利才是真正的我！

……

爱究竟属于谁，这个人生爱的季节常常会遇到的难题，难为着崔耕和姍宏，他们的争论会延续下去吗？夜静得出奇，青蛙烦躁地鼓鸣着，天上忽然飘起了细雨，带着冷冷晚风吹来，姍宏一脚踩进了翻犁的